



江 帆 著

寸草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

寸草集

江 帆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寸草集

江帆 著

责任编辑：汤延涓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77,000

印数：1——1,400

ISBN7—5404—0093—5/I·79

统一书号：10456·59 定价：0.92元

目 录

向着光明的路.....	(1)
关山千里.....	(21)
第一次值星.....	(55)
背柴记.....	(65)
延安散记.....	(73)
西山红叶.....	(83)
歌声.....	(96)
工地之夜.....	(106)
忆纪子.....	(112)
小红帽.....	(124)
怀小川.....	(134)
悼光震.....	(146)

向着光明的路

上晚自习已经很久了。校园里静悄悄的。

嘉陵江在缓缓地流着，江涛拍打着崖岸，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我们四个人，漫步在江边的林荫小路上，低声地交谈着，走到僻静处，在一棵高大的老槐树下停下来，倚在江边的栏杆上，又小声商量了一会儿。最后，看大家都没什么说的了，凌山才朝我和刘洁看一眼，神情严肃地说：

“好吧，就这么定了，明天下午我和高风先进城，你们把东西收拾好，等信儿。”

我和刘洁倚在一起，眼看他们的身影越走越远，渐渐消失在朦胧的薄暗里了，我们这才转过身来，把手紧紧地挽在一起，用几乎是快跑的小步穿过重庆大学校园，又走了一段黝黑幽暗的小

路，才向我们新建的简易女生宿舍走去。

我们俩都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和激动，仿佛彼此都可以听见对方心跳的怦怦声。啊！方才，我们是作出了一个多么有意义的重大抉择。两个月来的阴霾，一瞬间从我们心上消散了，啊，林中的小鸟儿，就要飞了！

昨晚，也是上自习的时间。我独自躺在宿舍里的三层铺上，借着昏黄暗淡的灯光，翻阅新来的杂志——《解放》和《七月》。其中一封陕北通信吸引了我，我一口气读下去，读着，我不禁陷入了沉思。这是一个年轻女孩子从延安写给她姐姐的，信里详细描写了她在延安的生活。啊，那儿多么令人向往：紧张的学习，活跃的火热的青春，沸腾的战斗的生活……

可我们，却呆在这令人窒息的风雨如磐的重庆，天天从报上看到的是沉重的黑色头号字大标题：“我军忍痛撤出真如……”“……撤出南翔……”“转移阵地撤出……”一连串无休止的撤退，首都失陷，家乡沦亡，落入了敌人的魔掌，敌机疯狂地轰炸，血腥地屠杀，倒在殷红血泊里的父老兄弟……读着这些惨不忍睹的消息，我的眼前就闪现出那小镇的黄昏，火车站上，茕茕伫立着的妈妈的孤单身影，我仿佛看见了她那愁苦

的面容，那在冷风里飘起的鬓边白发，啊，妈妈，你如今在哪里？你已经在沦陷地区里了，祖国被践踏在敌人的铁蹄下，祖国在遭难，妈妈在遭难，千千万万个妈妈在遭难……一路上，我亲眼所见那从上海，从失陷地方撤出来的啼饥号寒、挤车挤船的人群，而我也夹杂在这人流当中……最后来到了这阴沉沉雾漫漫的重庆。重庆，街道上照旧熙熙攘攘，商店照常营业，政府机关公务员照常上下班，除了随政府搬迁而涌来了大批逃难人外，没有丝毫战时气氛。一边，达官贵人依然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一边是衣衫褴褛、冻馁倒毙在路旁的贫民乞丐。……啊！我亲爱的祖国，河山破碎，难道我就能这么屈辱地生活下去吗？就这么跟着撤退，撤退，究竟要撤退到哪里？难道真的象国民党要员们讲的，一直要撤到堪察加去吗？

不知什么时候，刘洁轻悄地进屋来了，她轻声附在我耳边说：

“告诉你一件事，不许告诉别人，我就要走了！”

我蓦地一惊，坐了起来，问：

“你上哪？”

“上陕北！”她温柔地笑着，瞅着我的脸。

“你走了，我怎么办？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去

呢？”

“你愿意离开学校吗？”

“当然愿意！”我说，“你不是知道的么，我早就不想这样下去了。”

“那太好了，我正想和你说呢，就怕你舍不得离开学校……”她高兴得紧紧地搂住我。

接着，她便向我吐露说，刚才有两个工学院的男同学来找她，邀她一道走。

这就是我们在嘉陵江边约会的原由，也正是那天晚上，我们郑重地作出了最后决定，商量好具体行动的步骤。

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我和刘洁两个坐了一辆三轮车，悄悄地离开了沙坪坝。车前面有雨布帘遮掩着，看不见里面乘坐的人，我们就这样一路平安无事地进了城。凌山在约定的地点等着，高风早已把随身衣物一起带到船上了。我们三人来到朝天门码头，循着台阶往下走时，高风正在那里伸头探脑，焦急地盼着呢。

船开了，我们才轻松地出了一口气。这回好了，但愿一路顺风，“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吧。

搬迁逃难的人群象蚂蚁似地拥塞在武汉，等待着乘船去重庆。然而，下水船上的乘客却寥寥

无几。在船上，我们又认识了从东北流亡出来的姑娘江燕和她的两个男同学吴铁与史基，他们也是到西北去的，于是我们七人便结伴同行。

二

我们由汉口经陇海路来到了古城西安，西安到延安有八百里路程，原来每五天有一班公共汽车，现在已经不按时间了。而且，坐车还会遇上盘查，因此，为了锻炼意志，也是为了表示我们的革命决心，大家商量决定：徒步走！

我们又一次地轻了装，雇了头毛驴把行李衣物驮上，脚伕兼当向导，然后，我们就上路了。

十二月末，北方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天还不亮，我们就出了城。当我们走过空寂无人的街道时，街灯还亮着哩。出城以后，天才渐渐放明，我们是朝西北方向走，城外，树木凋零，衰草萋迷，野旷天高，寒风砭骨，加上我们身上衣单，不一会儿，薄薄的棉衣就被迎面吹来的北风打透了。然而我们并不觉得冷，因为我们正满怀激情，奔向我們向往的地方。

我们七人中，数凌山年长，他象个老大哥似的，不爱多说话，但却能动脑筋，出主意。听刘洁说，他过去在北平参加过C、Y，后来被学校开除了，才转学到了南方。到陕北去，最初就是他提出的。他和高风至好，可两人性格恰恰相反，高风是个开朗活泼的人，一路上，常听见他那雄辩的谈吐和朗朗的笑声。出城后，为了避免引人注目，我们装成去郊游的，三三两两，或前或后，说说笑笑，远远地尾随在驴驮子后面。凌山走在最前头，他细高个儿，穿了件灰布棉袍，走路摇摇晃晃的，一上路，他就和向导走到一起，亲热地攀谈起来。向导看上去约摸有四十五、六岁，头戴毡帽，身穿青布棉袄裤，腰里还系了根宽布带，手里拎着根小鞭杆儿，大步流星地往前走。高风和他新结识的两个同伴——吴铁与史基——高谈阔论，走在当中。我们三个女同学穿着一色阴丹士林布棉袍，迈着急快的步，不即不离地紧跟在后边。

走了约三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渭河边。

走在高高的岸上，远远地便见那浑黄混浊的滔滔河水了。河面看去很宽，渭水据说是黄河的支流，古语有泾渭分明之说，原是泾浊渭清，如今亲自到了渭水边，才知是泾清渭浊了。河心里，一只渡船正在向对岸划去。还没等我们从岸

上走下坡，凌山就趯转来，悄悄地迎着我们，说渡口边的小铺子里，有一个身分不明的穿黄军装的人，嘱咐我们多加小心。我们都会意了，大家便分散开来，装成互不相识的样子，三三两两地走向渡口。这时，向导已经和那个人点火抽烟，热乎地攀谈上了。

我们三三两两地集在河边，眼看渡船到岸了，一个手势，一声吆唤，大伙便一拥而上，连人带驴驮子，挤了满满的一船。老艄工用竹篙只那么轻轻地一点，船儿就悠悠地离开了岸，掉转船头，向河中心划去。河水哗哗地响，激起白色的浪花。很快，船就拢岸了，我们忙忙地上了岸，快步急走了七、八里地后，才停下来歇了歇脚，紧接着又赶路了。

三

从西安往北，越走地势越高，很快便进入了黄土高原。路依山开，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一片黄色。山，是黄土的山；路，是黄土的路，逶迤曲折，盘旋而上，待登到山顶时，却又是一片开阔，仿佛是在高高的平原上，因此又称之为

塬。

我们的向导姓张，操着浓重的陕北口音，是个见多识广而又极风趣的人物，凌山很快就和他厮混熟了。方才，就是他机智地帮助我们闪开了那个穿黄军装的家伙。

“说起来，他也不能把咱怎么的，那小子，顶多也不过是个司务长，跑个街，买个菜呀啥的……对付他这号人不费劲……几支烟，几句好话，再戴上两顶高帽，就行了。”向导狡黠地闪着眼睛对凌山说。

“大叔，你这是咋看出来的呢？”凌山有兴趣地问。

“整天在外边走南闯北的，连这点眼光还没有？别说他，就是你们，不用问，我也一眼就看明白啦！不瞒你说，我这也不是头一遭进红区——嘿嘿，咱这地方老乡管这边叫白区，管那边叫红区——也得有点信实哪！”说罢，嘿嘿地咧开嘴笑了。

原来，张大叔也是个受苦人，从小就给财主家做揽羊娃，后来当上了脚伕，专跑西安延安这条道，有时还跟着驴马大队去三边驮盐。他对这条道特别熟，哪打尖，哪住店，全在他心里装着，“放心吧，就闭着眼我也能把你们领到宝塔山。”他亲热地说。

当天晚上，没到黄昏时分，我们就住下了。张大叔把我们领到一所荒凉的小客店，这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孤零零的，附近连个人家也没有。这时，太阳已经落到山后，寒风飒飒，白草萋萋，给人以萧瑟凄凉之感，面对这座荒村野店，我们显得有点踟蹰，张大叔看出我们的心思，宽慰着说：

“你们别看这儿孤单，可僻静，保险，万一遇上来查夜的，你们别吱声，都有我哩。”眼看前边山高路远，已经到了这般时光，也只得随他步入店房了。店主人从向导手里把毛驴牵走，店主笑吟吟地出来把我们殷勤地让进屋。不消一会儿，就送来了热水，让我们洗脸洗脚，还说：“走了这么多路，累了吧？瞧，脸上身上全是土，快洗洗吧，烫烫脚，好解乏。”我们不敢多和她搭讪，只随便应付两句，随后，晚饭便端上桌了，是陕西有名的羊汤泡馍。这时，我们确乎感觉饿了，大家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搁下饭碗后，凌山朝我们使了个眼色，高风、吴铁、刘洁和我便随着他先后走出去，作出散步的样子，到房前屋后和附近地方转了一圈，交谈了一下，凌山嘱咐我们睡觉要当心，并做了些安排，然后就各自回屋了。

回到屋里时，江燕早就睡了，我们也便将就

着和衣躺下。墙上壁洞里，绿幽幽的小油灯象萤火虫似的，半明不灭地摇晃着。我心里七上八下地总也睡不实。冷月的清光映照着窗棂，只听得窗外枯树枝丫抖动的飒飒声，朔风扑打窗纸的沙沙声，又仿佛听得有人在门外轻轻走动的脚步声，心里老是提拎着，准备一有动静，便立刻起来……到下半夜，我才朦胧睡去，可不多一会儿，窗棂纸上就闪出了微光，向导那厚实的嗓音在门外大声吆喝：“起床啦，咱今几个可要多赶路哪！”

经过两天的接触，我们信实了这位好心的向导，大伙都跟着凌山，一起亲热地唤他大叔，他也不见外，一路上和我们说说笑笑，还给我们讲刘志丹上横山的故事，使我们的的心越发向往延安了。

我们这伙人全都没有走过这么远的道，乍一起始，还觉着不习惯，走着走着，腿脚就有点劲了，脸也叫风吹得红红的，看上去很结实。一天走上七、八十里路，也不觉怎么样了。到晚来歇店时，吃顿热饭，躺下便是一大觉。第二天一早，天放亮，起身再走。我们这几个人，虽说是临时结识，结伴同行，但因为怀着相同的理想和目标，又整天生活在一起，很快也就都熟了。凌山和吴铁、史基时常在一起谈论八路军平型关大

捷对全国抗战形势的影响，凌山还和吴铁在一起议论些社会科学和哲学的问题，凌山说“时势造英雄，”吴铁却坚持说：“英雄造时势。”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过后也就算了。高风近来似乎有些变化，他不象先前那么爱高声说笑了，常常有意无意地拉在后面，和江燕走在一起，两个人喁喁私语，亲密交谈。看上去，他是有点喜欢上这个脸色红朴朴的俊俏姑娘了。

四

第四天晚上，张大叔悄悄告诉我们：“明几个晌午就要过洛川了，过了这个卡子，那边就是红区，咱们奔小道走，不打尖，带上点干粮，到那边再吃饭。”说着，自己先就高兴地咧开嘴笑了。

听说就要到红区，我们高兴地几乎要跳起来。但又不敢十分表露，只得喜在眉梢，笑在心里。店家对我们仿佛也特别亲热。我感觉，越接近红区，人们似乎对我们越亲热了。可以看出，他们嘴里虽然不说不问，心里却明镜似的，清楚知道我们是去哪里。店主人机警地眨眨眼睛，

和我们说：“听说人家那边，当官的和当兵的一个样，不兴打，不兴骂，可团结着哩！”说罢就含笑走开，给我们打点干粮，烙饼去了。

第二天一早，张大叔就领着我们，穿梢林，钻山沟，上山下峪，净走那些人烟罕见的毛毛道，一路上没有遇着什么卡子，顺利地绕过了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晌午我们也没有打尖，饿了就嚼干粮。直到下午太阳偏西时分，我们才沿一条黄土山崖边的小路，弯弯曲曲地走下了山路。干涸的河床不见了，两边险峻的山崖消失了，眼前出现了一条狭长的山谷，跨过山沟，远远地就看见对面山上一带梢林掩映处，露出三三两两、参差错落的窑洞，窑洞前面的土坪上堆着还没有打完的黄秧秧的谷子垛，间或也看见包着羊肚手巾的农民在土坪上走来走去……张大叔高兴地指点着对我们大声说：“看，过了这条沟，那个村子就是红区啦！”

不一会儿，我们就走到了这个黄土山崖边的小村落。这里一点儿也不象我们南方的乡村，河汉纵横，丛林环抱，房屋鳞次栉比。说是村落，其实山坡上下，稀稀落落，三三两两的窑洞，看上去总共也不过就是十几户人家。

已经是烧晚火的时分了，淡紫色的炊烟从山谷里袅袅升起，一个披羊皮袄的老乡，赶着羊群

从远远的山坡上走过来，那羊群仿佛白云缭绕在山间，那老汉头上包着白羊肚手巾，一只手握着扛在肩上的铁铲柄，另一只手挥着赶羊鞭，在空中清脆地一连打了两个哨响，然后，仰起脸来，望着四围那被霞光染成橙黄色的山峦和橘红的落日，引吭高唱起来：

“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那粗犷、浑厚、热情、激越而又高亢的歌声仿佛是从远处深幽的溪谷里涌出来的河水，迸击着山岩震荡起的涛声……多好听的曲调啊！后来到了延安，我才知道，原来那就是陕北著名的“信天游”。几个孩子从窑洞里飞也似的跑出来，大瞪着亮晶晶的眼睛，惊奇地望着我们，一边用手指点着，数着数儿，一边嘴里轻轻地念叨：“一个婆姨，两个婆姨，三个……”看着他们那黑红黑红的脸蛋，那天真无邪的样子，我们都不由得笑了。

客店在山坡下面，也是一连三孔的窑洞。所谓窑洞，其实是依山壁挖掘出来的洞。先前我只是小时候在京剧里看“武家坡”薛平贵投军别窑，有王宝钏弯腰走进窑洞的印象，以为窑洞是在地下挖的洞，窑洞准是黑咕隆咚的，又低又矮。谁知窑洞却原来也象一间房子一般宽大，也有门窗，有的两座窑洞还从里面通连着。这客店